



揭密中国水东： 鲜为人知的 非洲象牙走私基地



鸣谢

2017年7月

本报告承蒙拯救大象 (Save the Elephants) 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网络 (Wildlife Conservation Network) 旗下的大象危机基金 (Elephant Crisis Fund)、橡树基金会 (Oak Foundation)、Kindy French、Vulcan Inc. 以及保罗·艾伦家族基金会 (Paul G. Allen Family Foundation) 的慷慨资助和支持。EIA 还要感谢其他众多支持者，他们对本组织的使命和价值观的长期承诺，助使这项调查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 版权所有。环境调查署 (EIA)，2017年

所有图片的版权均为©EIA所有，除非另有说明。

所有币值换算均为约数。1美元等于6.83人民币

本报告由环境调查署 (EIA) 制作。

报告设计: www.designsolutions.me.uk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 (EIA)

62/63 Upper Street, London N1 0NY, UK
电话 +44 (0) 20 7354 7960
邮箱 ukinfo@eia-international.org

www.eia-international.org

EIA US

P.O.Box 53343
Washington DC 20009 USA
电话 +1 202 483 6621
传真 +202 986 8626
邮箱 usinfo@eia-international.org

www.eia-global.org

封面图片:

中国广东水东的鸟瞰照片

目录

- 3 首次相遇，2014年
- 6 莫桑比克会晤，2016年
- 9 从彭巴发货：2016年
- 15 与此水东团伙有关的象牙查获
- 16 切换货源：尼日利亚
- 18 如何走私象牙 - 从水东团伙了解到的方法
- 19 地图：从彭巴出发的一批象牙的贩运路线
- 21 建议

中国广东水东、茂名市区的地理位置



摘要

令人意外并让其他国家蒙羞的是，中国在过去一年里争取了意义重大的举措关闭了国内合法象牙市场。这个拥有世界最大的象牙市场之一的国家迈出了积极的一步，展现出了领导力和务实的态度。但是由于中国及海外国家对深度参与非法象牙贸易的中国公民执法不力，使得这些中国非法人士可以继续犯罪而完全逍遥法外，这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依然存在。

环境调查署(EIA)顺着2014年在坦桑尼亚收集的线索，开始调查邻国莫桑比克的情况，这个国家的大象种群不断遭到偷猎和非法象牙贸易的严重破坏。接下来的长期调查发现的结果已完成超出EIA所有的预测。

在莫桑比克进行的调查揭露了由中国人领导的一个犯罪团伙，该团伙参与从非洲贩运象牙到其在中国南方的老家广东水东至少已有20年历史。据该团伙透露，它只是来自水东的大约10至20个类似团伙之一。其犯罪行为充分揭示了他们的老家所在地是如何成为，并且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象牙贩卖中心的。该团伙声称，多达80%在非洲被偷猎的大象的象牙都是经过水东。

在一年多的调查过程中，与贩运者进行的多次讨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认识，包括了解走私团伙的采购、运输和贩卖原始象牙，以及分赃的种种渠道。他们也供出了水东在全球非法象牙流动中的核心重要性，其中的细节扣人心弦，匪夷所思。

10多年前取代了来自中国福建的帮派而一跃成为主要的未加工象牙贩运者以来，水东团伙一直没有受到国内外执法行动的影响。虽然一部分象牙被截获，但唯一损失只是财务上的，而且这些团伙已经发明了各种不同的应对机制来减少相关的风险。

水东团伙借助其狡猾的善变性，无情疯狂的不断从野生动物犯罪中谋利：随着东非的象牙利润下滑，水东的走私者已进入更加有

利可图的森林象牙和穿山甲鳞片的走私贸易。在坦桑尼亚加强执法后，他们转移到邻近的莫桑比克。他们所从事的疯狂的犯罪活动，仍然是非洲各地大象和其他野生动物继续遭到屠杀的一大主要因素。

若不对有组织性犯罪网络采取执法行动，大象和其他野生动物将继续受到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威胁。在中国和非洲的水东团伙应该立即被调查和提起公诉。除非对这些团伙采取行动，否则中国关闭国内合法象牙市场的新措施及努力将会大打折扣，同时令打击偷猎大象的斗争徒劳无功。

本报告最后一章包含了具体的政策和执法建议，来自此调查的可执行信息和情报已提供给相关的执法部门。





上图：
在水东邻近市镇博贺见到的
广告牌。

水东连接

2016年10月的一个深夜，当地时间已过了午夜，乔装的潜在象牙买家抵达中国广东省水东镇郊区查看一批最近从莫桑比克运来的象牙。这段旅程是从水东的中心城区开始的，那里是贩运这批象牙的犯罪团伙的大本营。

在这之前的当天午餐会面时，团伙的两名卖家成员谢兴帮和欧海强与买家会面，对他们进行最后一次身份审查。在满意确信他们是真实买家之后，卖家同意安排看货，但强调这只能在次日凌晨安排看货，因为象牙必须被转移到一个极其安全隐蔽的地点。

当日晚上近半夜时分，欧海强开车前来接买家，一行人启程出发去看货，汽车

在狭窄蜿蜒的道路上行驶。20分钟后，汽车在某个偏远的丛林深处的一栋两层楼房外停下。等待买家的人士是贩运团伙的第三名成员王某。买家跟着他进楼，随后被带到侧面的一个房间。开灯后，摆在面前的是一大堆待售的完整的大尺寸象牙。

随后，双方讨论了价格、付款条件，以及如何把象牙运送至买家仓库；贩运者希望快速做成这笔交易，以便把利润再投资于从非洲贩运另一批象牙。在承诺请示老板，并在次日保证答复后，潜在买家得以脱身，由欧海强开车送回水东镇。

买家随即驱车离开水东，急于尽快驶离当地。他们是EIA的卧底调查员，无意购买象牙；他们刚刚成功渗透打入了水东象牙走私团伙，亲身见证了不可告人的地下交易。

首次相遇，2014年

2014年9月在坦桑尼亚偶然相遇后，EIA开始调查水东团伙在非法象牙贸易中的角色。当时，不断浮现的证据显示，这个非洲国家的大象偷猎达到令人震惊的规模；在2009 - 14年期间，该国失去了大象种群的60%。⁵

象牙查获的证据表明，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Zanzibar)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象牙贩运中心，在坦桑尼亚南部被偷猎大象的象牙由此地运往东亚市场。⁶ 2011年8月，隐藏在鱼干下的一批1.9吨整根象牙在桑给巴尔的马林迪港(Malindi Port)被截获，这批货的目的地是马来西亚。两年后，该港查获了数量更大的2.9吨整根象牙，隐藏在贝壳下，目的地是菲律宾。在这两起个案中，当地货运代理被捕，但是有关走私团伙头目的身份信息极少。⁷

来自坦桑尼亚当地的消息来源告诉EIA调查员，在该国活动的主要象牙走私者来自中国广东省的水东镇，这些人在桑给巴尔从事海参贸易。

中国在象牙贸易和政策回应中的角色

这个犯罪网络供出其象牙交易量以及水东与全球象牙贸易之间深层次联系的言论，帮助证实其实早已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即中国是全球大象象牙需求中心和世界非法象牙的主要目的地。¹

中国近期采取了值得赞许的步骤来关闭其国内合法象牙贸易。² 在宣布将实施禁令，即在2017年底之前关闭其国内象牙市场后，中国已开始兑现这一承诺，在2017年3月关闭67家持有许可证的象牙雕刻工厂和零售商店，其余105家将在2017年底前关闭。³ 此举被一致称赞为一项又破冰意义的正确行动；此前中国的许可证制度很容易被滥用，非法象牙也经常性地被偷运至国内市场进行交易。⁴

然而，尽管在持续近20年里一直参与从非洲走私象牙，并且据称走私量占中国的80%，但据EIA所知，中国的象牙走私大本营水东，至今还未有针对象牙走私的打击和拘捕行动。

EIA前往桑给巴尔，最终见到了水东人魏荣禄，他是一名海参商贩，2011年起落户桑给巴尔。魏荣禄起初闪烁其词，但后来详细介绍了水东团伙走私象牙所用的各种方法。

从海参到象牙 - 水东的角色：20世纪90年代起

魏荣禄解释说，20世纪90年代，来自非洲的象牙贩运由中国福建省的莆田犯罪团伙控制，后来他们被水东团伙取代。这一转变的结果是，水东海参商贩聚集的桑给巴尔成为“非洲最大的象牙贸易中心”，利用合法的海产品为掩护，从坦桑尼亚、肯尼亚和莫桑比克偷运象牙。⁸

位于广东省海岸线的水东之所以成为世界最大的象牙批发贸易枢纽，是有其文化和地理根源的。水东在行政上隶属茂名市电白区，该市人口接近800万。该地区以多种海产品的贸易中心闻名，包括鱼肚、龙虾以及鱿鱼，水东的专长是海参贸易。

海参是在海底栖息的海生动物，在世界各地的海洋均可找到，人类采捕海参已有1000多年历史。海参以其高蛋白质含量和据称的健康益处在中国受到珍爱。直到不久以前，中国食用的大部分海参来自亚洲海域，但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近年中国对来自全球各地（包括东非）的海参的需求也快速增长。

由水东人主导的一个国际网络应运而生，以供应这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从上世纪9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水东人在非洲各地寻觅海参和鱼肚，他们的主要贸易枢纽包括坦桑尼亚的姆万扎(Mwanza)和桑给巴尔，肯尼亚的蒙巴萨(Mombasa)，以及尼日利亚的拉各斯(Lagos)。

鉴于他们日益积累的在非洲做生意的知识，和向中国发货的供应路线的经验，他们在一些战略位置重要的沿海城镇的据点，以及他们的生意掩护，东非和西

非的水东商贩都处在进入非法象牙贸易的有利地位。他们准备好利用中国对象牙的需求，这种需求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迅速增长。

文化因素也扮演着一定角色。茂名地区的一个特点是，水东方言起源于福建省莆田地区。作为中国主要的象牙雕刻中心之一⁹，莆田是水东团伙走私的未加工整根象牙的主要终极市场。

水东的地理位置也有利于其成为中国主要的未加工象牙走私中心。其东面是香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大批量象牙船运的一个重要中转点。西面是广西自治区，其与越南北部接壤的边界有很多走私路线，而越南北部的海防港是另一个常见的象牙走私中转点。福建省在水东的东北方向上，该省是中国最大的象牙加工地区之一。¹⁰

魏荣禄描述了一个封闭的网络，其团伙头目在水东幕后策划，作为海参商贩在

下图：
在坦桑尼亚等地区，海参贸易被用作非法象牙贸易的合法掩护。海参在中国是一种名贵佳肴。





除了象牙以外，这个水东犯罪团伙也从事各种其他濒危、非法的野生动物制品的贸易，包括穿山甲片、犀牛角和金钱胶。以上所有图片都是在这次调查当中拍的。

该团伙买卖的其他物种

EIA：你经常去非洲吗？

谢兴帮：是的，我去那边……很多年了。

EIA：哦，你经常去那边吗？你在那儿做什么生意？

谢兴帮：在我做海参之前……鱼翅……那些东西。现在不可能做那些生意了。

EIA：如果不能做那些生意，那你现在做什么呢？

谢兴帮：现在我们只是这样做这个……我做象牙、穿山甲鳞片。

在非法野生动物贸易链的这一级，很少有专门只从事某一类物种（例如象牙）贸易的商贩。相反，走私贩们通常会试图利用法律上的漏洞，监管不善的运输和物流网络，以及软弱无力的执法，从事多种受威胁野生动物物种的贸易。

水东团伙符合这一模式。除了大象象牙之外，该团伙还贩运非洲和亚洲的穿山甲、墨西哥湾金钱蟹鱼肚、非洲的犀牛角，以前还从事过坦桑尼亚海参的贸易。不清楚该团伙在哪里从事过鱼翅贸易。它能够从一组物种迅速转向另一组物种，而决定做还是不做的主要因素当然是利润。

在此次调查过程中，EIA见证了该团伙的业务从非洲草原象象牙转向森林象象牙和穿山甲鳞片。穿山甲鳞片作为一种投资正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因为它们的采购价格比较便宜，走私风险较小；利润率高于任何两类象牙。这些穿山甲鳞片被卖给中国的贸易商和中药生产商，最终都会运到制药公司当原料。

桑给巴尔的水东同乡安排发运象牙。身处第一线的团伙成员极为谨慎，他们通过打造一个坦桑尼亚当地的同伙网络来保护自己；他们避免亲自接触象牙，并确保运输单据上只有当地同伙（作为货运代理受雇）的姓名。

据魏荣禄透露，构建这样的网络需要长达三年时间。坦桑尼亚当地人的任务是采购被偷猎的象牙，并将象牙存放在本土的安全地点——直至收集到大约3吨的象牙。然后用小船将这些违禁品运至桑给巴尔，存放在仓库中，最后把它们装入一个集装箱，隐藏在合法和低价值的货物下，如贝壳、塑料或农产品。

发运也由受到信任的坦桑尼亚人办理，这些人还负责向海关官员和港口官员支付相当于每公斤象牙币约70美元的款项，以确保安全离境。魏荣禄称，即便有这些周密的保障措施，水东的走私者也只能从一个俯瞰港口的有利位置观察集装箱被装载到指定船舶上。如果有任何不妙的迹象，这些中国人会立即离开坦桑尼亚。

这种精心规划和执行确保绝大部分象牙货物不受阻碍地离开桑给巴尔。据魏荣禄估计，每20批货物中只有一批被拦截，他还提到，某个水东团伙仅在2013年一年就成功偷运出境20个集装箱的象牙。

魏荣禄甚至向EIA调查员提出了合伙投资一批象牙货物的机会。他将负责桑给巴尔这一头的发货，并负责安排EIA调查人员与水东的“兄弟”会面讨论融资，估计需要一笔130万美元的款项。他说：“我们在这里负责收集货物。我们在广东的朋友们，我们的兄弟，将负责接收货物并出售。事成之后，利润将汇给你们。”

莫桑比克会晤，2016年

2016年4月，EIA调查员前往莫桑比克进行实况调查。随着邻国坦桑尼亚针对偷猎大象和走私象牙的执法情况逐渐改善，随着一系列案件被高调的破获、中

国公民被提起公诉，有传言称，贩运者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莫桑比克。

在莫桑比克北部的港口小城彭巴(Pemba)，EIA遇到了由三个中国公民组成的一伙人。由中资企业主导的木材贸易是该地区最重要的行业之一，所以中国公民的身影并不让人意外。不过，他们的独特方言引人注意——他们来自水东。

在最初几次交谈中，三人声称，他们在彭巴的原因是出售铝合金窗框，同时寻购海参和龙虾。这听上去不可信，因为他们是从广州出发，经内罗毕千里迢迢来到彭巴的。

在5天期间，EIA与三个水东人建立了融洽关系：他们都是30多岁的人，分别自称名叫欧海强、谢兴帮和王康文。陪同他们的是一名不明身份的坦桑尼亚国

民，开着一辆坦桑尼亚车牌的黑色轿车。这伙人每天很早跟着那名坦桑尼亚人离开，在接近傍晚的时分回到酒店。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谈论野生动物贸易，特别是象牙，但否认直接涉足这项生意，尽管欧海强最后承认过去在坦桑尼亚时做过象牙生意。

离开莫桑比克后，EIA调查员与欧海强和谢兴帮保持联系，慢慢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后来双方在水东再次会晤，此后又在中国深圳市会晤。

贩运者渐渐解释了他们参与象牙贸易的经历。欧海强在2008年首次去乌干达和坦桑尼亚，做鱼肚生意，而谢兴帮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到达坦桑尼亚，做海参生意。两人都会说一点斯瓦希里语，说明他们在东非活动的时间不短。

下图：
三个象牙贩运者在莫桑比克彭巴的一家酒店。



实际上欧海强和谢兴帮都是第二代象牙走私者。两人的叔叔属于上世纪90年代初第一波奔赴非洲的水东人。谢兴帮的叔叔谢英爵在1990年左右前往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采购海参；此后20年里，他发展成了一名主要的象牙贩运头目，2008年邀请了在水东没有工作的侄儿谢兴帮来坦桑尼亚。当时，谢英爵与一个坦桑尼亚人密切合作，从象牙贸易赚了大钱，建造了水东最豪华的豪宅之一，并在2012年左右退休，也就在那个时候，大规模象牙查获案件开始增加。到了那时，谢兴帮已经学会了这项生意，接手了他叔叔的业务人脉，包括扩大他在彭巴的关系网。谢兴帮还与那名他叔叔在坦桑尼亚同伙的侄子结盟，后者便是2016年4月在彭巴陪同三个水东商贩的不明身份的坦桑尼亚人。

得非常富有。娶了一名越南女子的欧官潮，更喜欢经由越南将一批又一批象牙运往中国。作为一名合伙投资者，欧海强与他的叔叔合作，在2012年左右从坦桑尼亚发运了几批象牙。这些货物经越南中转，四个集装箱成功运至水东，为欧海强带来大约800万美元的利润。他的运气在2013年急转直下，两个集装箱在海防和桑给巴尔接连被查获。他的叔叔坚持要求欧海强承受大约500万美元的全部损失，此后两人关系破裂未再合作。

欧海强曾两次在坦桑尼亚被捕，但两次都依靠花钱摆平了麻烦。此外，他参与从肯尼亚蒙巴萨港发运的另一批象牙，于2015年在新加坡被查获。查获和逮捕标志着欧海强在坦桑尼亚的象牙贸易活动结束，并扰乱了他经由越南的首选贩运路线。不过，到了2015年，他和合伙人谢兴帮开始寻找新的机会和路线，并将业务转移到莫桑比克的彭巴。

下图：
从上至下：谢兴帮、欧海强和王康文



欧海强也形容他的叔叔欧官潮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象牙走私者，从几个非洲国家成功经营象牙贩运路线，在此过程中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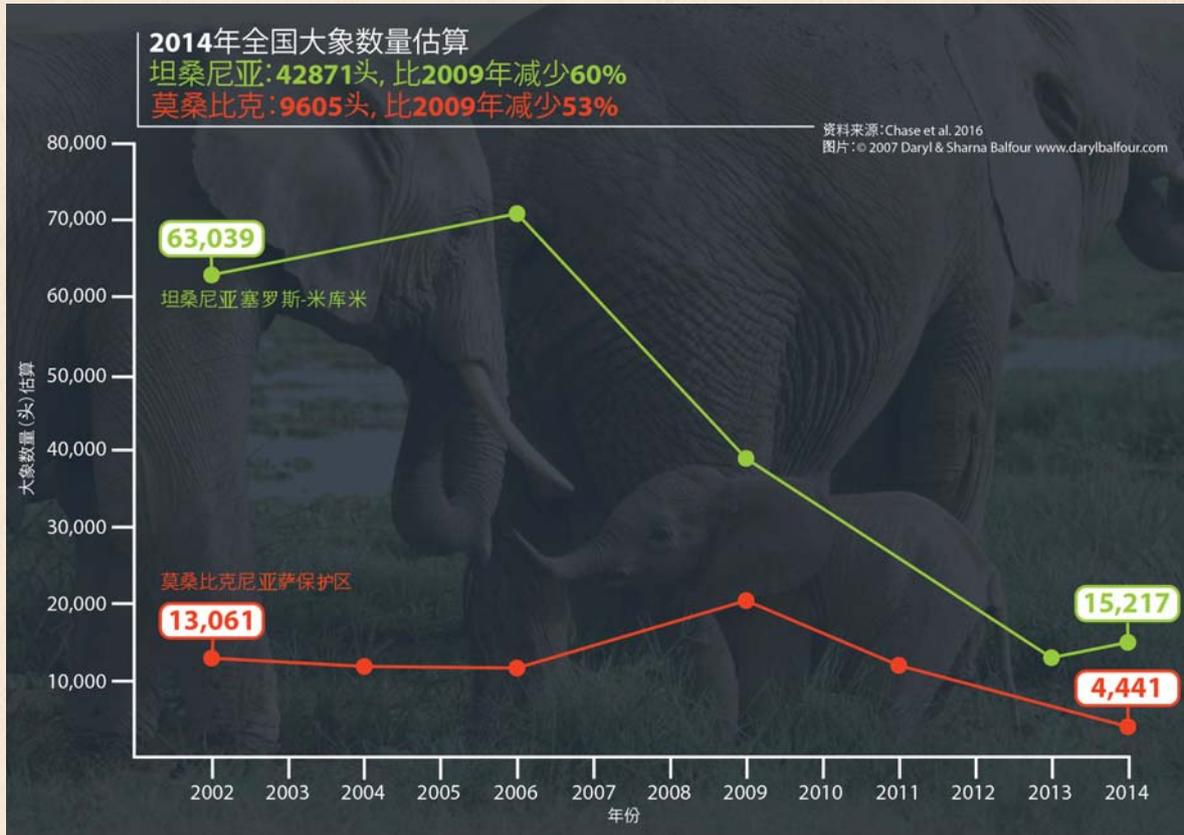
水东团伙案例研究：有组织性犯罪的特征^{1,2,3}

使用高质量的律师，用行贿手段干预或者试图干预司法程序	✓
为初创项目投入资金	✓
复杂详细的走私方法和路线	✓
利用政治、社会地位高的人物	✓
以前因其他罪行而被定罪	✓
雇佣其他人随身携带非法货物，或者使用快递服务	✓
巨大利润	✓
以多批货物的方式运输货物	✓
腐败	✓
洗钱	✓
与其他犯罪组织合作	✓
地域范围和影响力范围广泛	✓
使用情报以抵挡执法行动及对立团体，并识别新的目标	✓
活动的多样化	✓
团伙成员之间有密切关系（如财务关系、共同的文化背景、持久的关系）	✓
使用幌子（或空壳）公司	有可能

1. 本表格的内容基于下列资料，排除重叠的范畴： CITES Secretariat. 2005. Presentation to CITES Silk Road Enforcement Seminar at Urumqi, China.
2. United Nations (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Illicit trafficking in protected species of wild flora and fauna and illicit access to genetic resources: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Commission on Crime Preven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 Twelfth session, Vienna, 13-22 May 2003. E/CN.15/2003/8.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commissions/CCPCJ/CCPCJ_Sessions/CCPCJ_12/E-CN15-2003-08/E-CN15-2003-8_E.pdf
3. 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 2010. SLEIPNIR Version 2.0 Organized Crime Groups Capability Measurement Matrix. Ottawa.

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的大象越来越少

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在向犯罪网络供应象牙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对几次大规模象牙查获进行的法医分析证实，这两个国家是非法象牙的主要来源。¹¹ 在从2009年至2014年的五年期间，坦桑尼亚失去了大象种群的60%，莫桑比克失去了大象种群的53%。¹² 根据2014年进行的调查，这是非洲草原大象有史以来遭遇的两个最为惨烈的下滑。



取自在莫桑比克偷猎大象的象牙（2012年拍）。



覆盖坦桑尼亚东南部和莫桑比克北部的塞罗斯-尼亚萨 (Selous-Niassa) 跨境生态系统，一度拥有很大的大象种群。¹³ 然而，它在2004年至2014年期间经历了毁灭性的下降，其间估计失去了75%的大象，偷猎一直是下降的主要原因。¹⁴ 对查获象牙进行的法医分析认定，这里是非法象牙的一个重要来源。¹⁵ 由于广泛的偷猎行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已将塞罗斯野生动物保护区 (Selous Game Reserve) 列为“濒危世界遗产”¹⁶

2015年，塞罗斯-尼亚萨生态系统的偷猎水平居高不下——在被发现的大象尸体中，有70%以上是被非法杀戮的。¹⁷ 每年被杀的大象数量超过出生的大象。如果不能遏止和逆转这一趋势，如此高的盗猎水平将导致当地大象灭绝。

致命的象牙贸易导致了一度数目庞大的非洲草原象种群的急剧减少，上世纪70年代塞罗斯栖息着超过10万头大象，如今已减少至不到2万头。世人只能希望，在大象从东非的标志性风景永久消失之前，能够遏止这种下滑。



上图：
2012年，莫桑比克彭巴港口。

从彭巴发货：2016年

详细的讨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行内情报，了解到一个活跃的象牙走私团伙及其采购、运输和销售未加工象牙，以及管理利润的种种方法。欧海强和谢兴帮描述了当初他们是如何涉足这一犯罪行为当的，并对贩运象牙所用的方法以及他们的家乡在全球非法象牙流动中的重要性提供了扣人心弦的细节。

2016年4月在彭巴与三名水东象牙贩运者初步接触后，EIA和他们保持经常联系。2016年6月EIA在他们的家乡与他们会晤，这是在中国一系列会晤的第一次。身处自己的老家，欧海强和谢兴帮比较自信和开放，透露那次他们前往彭巴的真正原因是检查3吨整根的象牙，并监督包装、装载和付款程序。那是欧海强第一次去彭巴，而谢兴帮以前在为他叔叔效力期间去过一次。欧海强说：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你们。我不敢告诉你们很多，也不敢讨论这些事情。现在我们回到中国这边，我什么都可以告诉你们！在那边我不想说太多。我去那里是为了把货运出来，然后回到这边。”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EIA逐渐赢得了这些水东团伙的信心，最后在10月份应邀查看该批藏在水东郊外的莫桑比克象牙。

水东团伙的各个成员有明确的行动角色：

- 欧海强：投资者，在那批货物中有50%的份额，并负责在中国安排买家；
- 谢兴帮：受欧海强雇佣，起疏通者角色，协调收集象牙，原因是他与陪同这个团伙的坦桑尼亚人结识已久；
- 王康文：代表一名被简称为“南哥”的香港商人，其投资了另外的50%。

之所以决定在发货前从中国长途跋涉去彭巴检查象牙，是吸取了之前从当地发出的一批货的教训，那批货也是由欧海强和南哥联合出资的。那一次，他们联系了一个莫桑比克供应商，发出了3.5吨象牙的订单。那名供应商劝阻他们不要去当地进行实物检查，声称若被人看到有中国人到访他的仓库太危险了。发货前完成了全额付款，但在收到那批货后，发现其重量只有2.9吨，而且其中有100公斤质量低劣。由于是欧海强介绍这名莫桑比克供应商的，他把质量较好的象牙让给了南哥；欧海强留给自己的象牙质量不好，他在那笔交易上亏了钱。

欧海强告诉EIA：
“坦率地说，在莫桑比克做生意更容易……这里更容易操作。在坦桑尼亚，想都不要想。”谢兴帮后来补充说：
“我们能够通过彭巴转移任何东西。那里的所有人都被买通了。”

那次的经历没有阻止该团伙再次尝试。莫桑比克的邻国坦桑尼亚改进了执法工作，促使他们决心找到新的货源和贩运路线。在彭巴期间，欧海强告诉EIA：“坦率地说，在莫桑比克做生意更容易……这里更容易操作。在坦桑尼亚，想都不要想。”谢兴帮后来补充说：“我们能够通过彭巴转移任何东西。那里的所有人都被买通了。”

对于该团伙从彭巴发运的第二批货，他们选择雇佣谢兴帮信赖的坦桑尼亚人收集象牙，并与另一个莫桑比克供应商保持联络。当地消息来源向EIA证实，那个坦桑尼亚人是该地区的常客，并且与当地的一伙大象偷猎者有来往。

水东团伙发出了3吨象牙的订单，并向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的当地供应商支付了预付款，作为收集象牙的经费。初始付款是这批货成本的一半，费用为每公斤300美元。这被称为“提单价”。它包括了向当地偷猎者支付的每公斤象牙大约80-100美元、还有购买武器和弹药的资金、偷猎期间的食物，以及买通警察和海关官员的贿款。

所有当地付款均用美元进行，该团伙使用在彭巴以及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运作的中国黑市地下钱庄。人民币资金在中国被汇入中国境内指定账户，然后地下钱庄让其客户在非洲当地领取美元现金。尽管首付款的金额随商贩之间的关系而有所不同，对于那批3吨整根象牙，首付款是45万美元，余额将在收到货运提单后立即支付。谢兴帮提到当地同伙的角色是提供“一条龙服务”——从收集象牙到买通海关官员。

2016年4月，那名坦桑尼亚同伙与莫桑比克供应商合作，已经收集了3吨象牙，这些象牙来自在坦桑尼亚南部和莫桑比克北部被偷猎的大象。水东团伙从广州搭乘航班出发，前往彭巴，于4月6日抵达该市，监督最后的挑选、包装和运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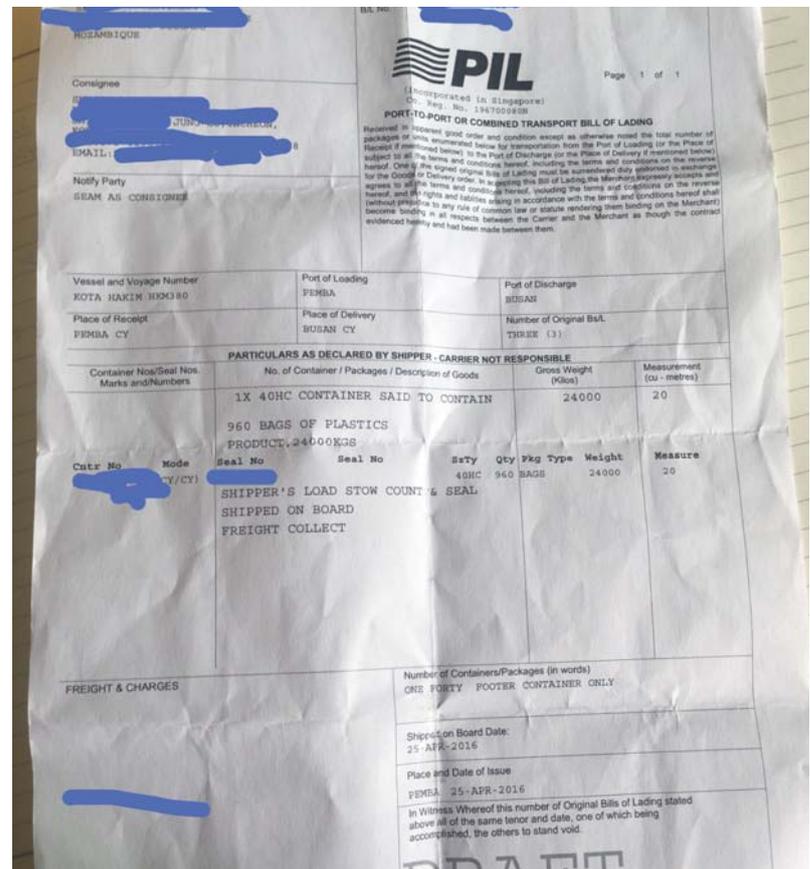
这两周内的每天早上，该团伙每天跟着坦桑尼亚司机出城，下午返回。在检查

阶段，他们从收集到的3吨象牙中挑选了2.3吨，丢弃了700公斤质量不好或是太小的整根象牙，后者来自非常幼小的大象。然后，选中的象牙被转移到彭巴一个安全仓库，装入一个40英尺的集装箱等待发运。

据谢兴帮透露，选择用来隐藏象牙的“填充料”（即合法商品）是关键，这种选择的依据是不致在出口或进口口岸引起怀疑的产品。收货人从事的业务性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这一信息会列在货运单据上。

对于彭巴的那批货，该团伙选择了灰色塑料颗粒，共计21吨，价值约1万美元。这是因为来自香港的联合投资者南哥在广东顺德有一家塑料制品厂，该厂生产的产品包括用这种颗粒料制成的塑料桶。鉴于商家进口这些塑料颗粒到香港的记录是有案可查的，这批货的文书和目的地都不太可能在海关的风险评估程序中引起注意。填充料的选择如此重要，以至于谢兴帮不得不从达累斯萨拉姆的一家工厂采购塑料颗粒，因为在莫桑比克北部买不到这种产品。

下图：
从彭巴到香港装有2.3吨象牙集装箱的太平船务(PIL)货物提单的副本。一些关键的信息被封锁，包括集装箱的发货人。



集装箱的路线安排是降低被拦截风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从非洲到中国的直接运输被认为风险太大，所以要利用中转港来掩饰货物来源。谢兴帮解释说：

“货物不能直接来自非洲。它们必须先去新加坡或其他地方。必须有一个中转点。如果一个集装箱直接来自非洲，他们肯定会检查它。”

另一种战术是在运输途中更换货物提单。这种方法进一步掩饰了集装箱的来源，隐藏了发货人和收货人的身份。沿途参与提交清关文件的货运代理同谋，对于将集装箱成功运抵目的地也起到重要作用。在每个阶段都能搞定并且有靠得住的同伙合作的象牙走私者被称为“拥有这条路线的人”。

下图：

走私者分享敏感信息时倾向于使用微信，因为其匿名性的功能。在此，团伙成员谢兴帮问EIA使用的海关官员是否能够收购他们一般用作“填充料”的塑料颗粒。



对于从彭巴起运的那批货，水东团伙原本计划使用韩国釜山港作为主要中转点，并在那里更换提单。他们解释，这条路线是南哥“拥有”的，他曾经五次用它来走私违禁的野生动物。欧海强等水东贩运者往往要求相当于批发市场价值的大约70%作为集装箱清关的保证金；不过，就釜山代理和这个集装箱而言，没有要求保证金。欧海强同意这一点是因为南哥是50%的联合投资者。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在韩国经营的一个中国货运代理，其专门安排装有非法野生动物产品的集装箱的二程转运，甚至根据具体物种提供不同的收费标准，从穿山甲鳞片的每公斤45美元到象牙的每公斤145美元。从彭巴的出口由另一位受到信赖的货运代理安排，就是那个曾与谢兴帮的坦桑尼亚同伙一起收集象牙的莫桑比克人。

到了4月23日，象牙已被装入集装箱，谢兴帮已从莫桑比克代理那里收到提单。供应商对安全出口这笔投资的能力如此有信心，以至于各方同意，如果这批货在出口地被查扣，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供应商将向水东团伙赔偿这个集装箱的全部成本。

提供“一条龙服务”的当地同伙的剩余款项被付清之后，水东团伙飞回中国等待收货。4月25日，在彭巴港口，集装箱被装载到航运公司太平船务(PIL)拥有的“Kota Hakim号”船舶上。在提单上，由PIL提供的那个40英尺集装箱的内容被描述为“960袋塑料”。交货港被列为釜山。

然而，尽管经过了精心策划，但在航运途中发生了一个问题——不是由于执法行动，而是由于货运代理的问题。在未受阻地通过肯尼亚蒙巴萨(Mombasa)港和新加坡港后，集装箱在6月下旬到达釜山。团伙原先的计划是让串通的货运代理发出一份新的提单，以掩盖之前的运输路程，然后将集装箱发往香港。但是，彭巴的航运代理在原始文书中犯了一个重大差错，将香港（而不是釜山）列为最终目的地。

执法上的差距

象牙走私贩的成功走私是依靠和各类专业人士的积极合作，或利用其无知。这些人形成一个重要的支持网络，其中包括腐败的护林员、海关官员、航运代理、地下钱庄、律师和当地疏通者。

被扣货物的文书可能成为进一步调查的基础。2015年一批象牙在泰国被截获后，相关非洲和亚洲国家的执法部门开会，从货运单据寻找线索；¹⁸ 调查涵盖六个国家，最终导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些政府和运输官员在该国首都金沙萨(Kinshasa)被捕。¹⁹

2014年，确保坦桑尼亚海关不检查货物的“收费标准”据称是每公斤70美元。²⁰ 在货物装入集装箱后，航运代理也发挥核心作用 - 无论是通过积极串通，还是缺乏尽职调查过程。桑给巴尔的快速货物清关程序和通往亚洲的航运路线，使水东走私者得以贩运大量象牙至中国，而桑给巴尔岛上许多货运代理的姓名也经常出现在货运单据上，使真正的货主得以深藏幕后。^{21, 22}

在象牙被查获后，货运代理往往是执法调查的早期目标，但最终结果各有不同。在多哥，一个航运代理被判处两年监禁，并罚款2500万中非法郎(4.2万美元)²³，但在马来西亚，尽管其作为中转国的角色广为人知，²⁴ 但近年没有人因为海运象牙货物被查获而被定罪。²⁵

此水东团伙的一批隐藏在茶叶下的货物在新加坡被

查获后，相关货运代理因未能履行尽职调查职责而被罚款5000美元，²⁶ 这似乎是新加坡对类似案件作出的最大制裁。²⁷ 新加坡当局随后碾碎了查获的象牙；²⁸ 大约在同一时间，这些水东的走私者已经在协调他们在尼日利亚的下一次数牙收集行动。

航运公司也很容易被滥用。2016年，水东团伙利用新加坡航运公司太平船务(PIL)运输其从莫桑比克发运的象牙；从蒙巴萨发运的象牙贩运者在2013年也曾利用该公司发货。²⁹

犯罪分子利用金融服务为偷猎和收购象牙，以及货运物流付款，有时采用分期付款。国有和商业银行可能对国际转账实行限额，作为打击洗钱的预防措施，有些银行正在推出野生动物贩运的风险指标。

水东团伙通过一家总部位于坦桑尼亚的中国人开的地下钱庄进行电汇付款，由此为偷猎活动出资。成功交付象牙的付款是用现金直接存入中国境内的一个银行账户，从而规避了银行警告体系。识别与这类犯罪行为相关的资金流动、生活方式以及合法资产的财务调查方法，目前用得相当不够。

这引起了PIL釜山办事处的怀疑，因为新加坡到香港经釜山中转的航运路线是不合情理的；该公司拒绝将这个集装箱运往香港。这导致该集装箱被转移到釜山港一个安全地点，其内容被重新装入另一个集装箱，由另一家航运公司运至香港。在此过程中，受南哥雇用的货运代理意识到，这批货其实是整根象牙，而不是他已经收取较低费用的穿山甲鳞片。结果南哥只好飞到当地，以安抚这名代理，按照象牙的收费标准补给他足额的走私费。

遭遇意外的延误后，经过重新包装的这批货终于在7月中旬抵达香港；海关放行了这批貌似寻常的韩国塑料颗粒。集装箱被存放在南哥的一个仓库，直到合适时机才被转移到内地。到了9月下

旬，它终于运抵水东，之前它从香港运至上海。欧海强亲自提货，再驾车运至水东。

由水东团伙成功走私入境的所有象牙，最终都运抵团伙的老家安全存放，同时联系买家。据谢兴帮和欧海强介绍，多数买家来自福建省莆田和仙游等主要象牙雕刻中心。欧海强吹嘘称，他在福建的非法象牙商贩网络中是有名的，拥有冗长的客户名单。这些商贩通常提前得到一批象牙将要运抵的通知，正常情况下到货后四天内就能完成销售。一般而言，水东的走私者只销售成吨的批发数量，而不做较小的生意。

一旦获悉新材料已经到达，福建的商贩就会赶赴水东，查验象牙并以现金支付

打击大规模象牙走私的必要性



上图：
许多走私到中国境内的象牙最终被运往福建省仙游县，在此被雕刻成成品。上面的图片是2013年8月在仙游县坝下村拍的。

商定的金额。据欧海强透露，较好质量整根象牙的平均销售价格约为每公斤6000元人民币（合870美元），而2012年非法象牙查获力度最大时期的价格曾达到每公斤1万元人民币（合1500美元）。对于水东团伙，他们在跨越国界走私象牙、最终运抵中国方面的角色堪称一种利润丰厚的发财之路，在生意最好的年份，一批3吨的货可带来2000万元人民币（合300万美元）的利润。在商定价格并付款后，福建买家会把象牙

装到几辆运动型多功能车(SUV)上运回福建。谢兴帮估计，买家向雕刻工厂销售象牙能获得每公斤500元人民币（合75美元）的利润。

2016年10月中旬，EIA调查员被邀请到水东，查看最近从彭巴经过漫长旅程运抵的那批整根象牙。对欧海强而言，打破只同一个来自福建的封闭买家群体做生意的惯例，其动机在于他渴望安排一笔快速销售，使他能够把一部分利润再投资于另一批象牙。这种连续“再循环”收入的做法（把一笔销售的收入马上投资于另一批象牙）确保了几乎源源不断的货源，也说明水东商贩们所参与的走私活动的规模。谢兴帮还透露，该团伙通常的福建买家当时手上已经有很多库存，所以对彭巴象牙的要价没有兴趣。

到了水东后，EIA调查员与欧海强和谢兴帮会面并共进午餐，又经历了一轮安全审查。欧海强和谢兴帮最初对于让外人进入他们信任的小圈子显得不太放心，但逐渐放松下来，并在确信一笔有利可图的生意即将做成后，最终同意看货。

最初计划在傍晚进行的看货，后来被推迟到午夜后，因为存放象牙的那户人家有人去世，所以需要搬到另一个地点。大约午夜时分，欧海强终于从水东镇接走EIA调查员，坚称出于安全原因，他们都必须坐在他的车里，而不是自己驾车跟在后面。

随着一行人来到水东郊区，水东中心区的灯光变成了漆黑一片。乘客们只能分辨的是，他们乘坐的汽车正在穿越一片林地，道路越来越狭窄且蜿蜒曲折。行驶20分钟后，他们到了白石塘。调查员在一栋两层楼的楼房外下车，惊奇地看到王康文在迎接他们；4月份他们在彭巴首次遇见他之后，就没有再见面。看来王康文在这个村子里也有一些家族关系，因为他的一些亲属在外面放哨。

一行人走进黑暗的房子，步入侧面一个堆放着象牙的亮着灯的房间，接着就开始谈生意。欧海强解释说，他已经从之

前的存放地点搬来500公斤最优质的整根象牙，而王康文证实，这批2.3吨的货物一点都没有卖掉。这些整根象牙被摆放在地板上：大约100个整根象牙，长度介于90厘米至120厘米之间。

欧海强对优质象牙的要价是每公斤5100元人民币（合750美元），但愿意以每公斤4000元人民币（合580美元）的优惠价格出售全部2.3吨来自彭巴的这批货：总价格超过130万美元。王康文向潜在买家保证：如果他们买了象牙，把它们从这里运到中国南方其他地点将是安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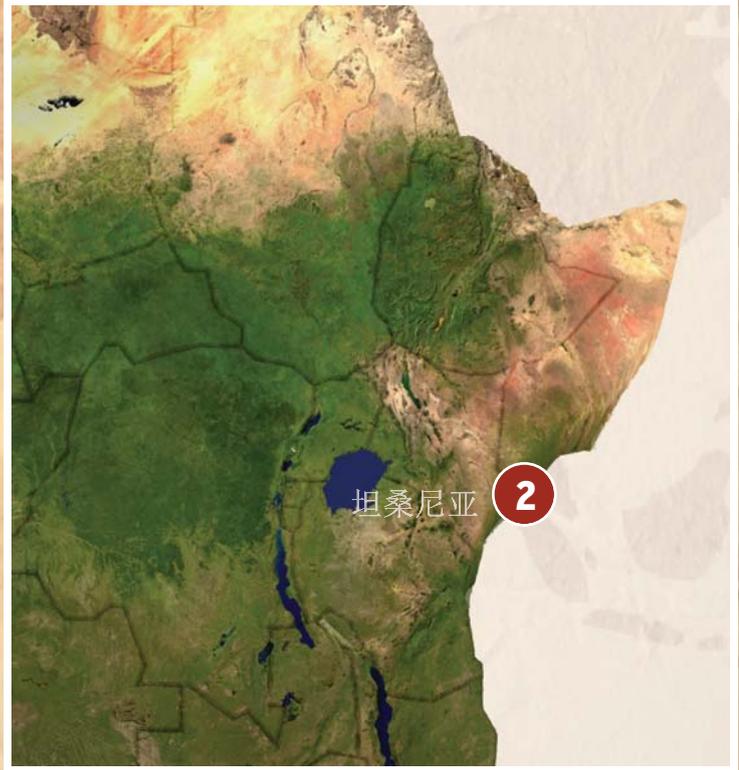
王康文称，他经常在水东和深圳市之间转移象牙，从未遇到任何问题。他解释说，他经常使用一辆普通的丰田七座商务车，并就去深圳的最佳路线提供了建议。他甚至提出护送“买家”一段路，称他有98%的把握。正如欧海强之前说的，在从事象牙贸易的20年里，水东地区从未发生过当局查获象牙的事件。

下图：

2016年10月，几个月的谈判之后，EIA调查员终于说服了王康文和欧海强让EIA到现场看货，正是2016年4月安排运输重2.3吨的象牙的一部分。



与此水东团伙有关的象牙查获



1 2.4吨象牙

2013年10月22日在越南海防被查获，隐藏在海贝下

这批货据信是从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发运的。经马来西亚中转运至海防。

收货人: Cong Ty Co Phan Hoang Gia Exim。涉案集装箱本来计划通过谅山边境口岸再出口至中国。差不多同一时间，还有两批藏在海贝下的象牙在海防港被查获。

就外界所知，没有人因为该案被捕。

2 2.9吨象牙

2013年11月13日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被查获，隐藏在海贝下

据信与越南海防的查获（见上文）有关联。涉案集装箱本来计划装到太平船务(PIL)的“Kota Hormat号”船舶上，目的地为菲律宾。

发货人: Island Sea Food Co Ltd, 桑给巴尔Mtoni
收货人: Trison Trading, 菲律宾宿务

与这起出口未遂有关联的6个桑给巴尔人被捕。公诉仍在进行中。两名中国犯罪嫌疑人逃离坦桑尼亚。

3 装在两个集装箱中的3.7吨象牙

2015年5月19日在新加坡被查获，隐藏在茶叶下，从蒙巴萨发运

水东团伙告诉EIA调查员，由于恰好之前有一批从蒙巴萨发运、藏在茶叶下的象牙在泰国被查获，所以他们发的那个集装箱因为也是用茶叶作掩盖会被开柜检查。“我们在新加坡有人，一家报关公司……我们被告知，那个集装箱肯定会被打开……从肯尼亚蒙巴萨发运、装载茶叶的集装箱都得被打开。”

发货人: Almasi Chai Kenya Ltd, 92217-80100, 肯尼亚蒙巴萨
原收货人: Keshav Traders, 阿联酋迪拜
最终收货人: FAF Flying Transportation Pte Ltd, 新加坡

在新加坡，那个货运代理因未能履行尽职调查被罚5000美元。在与之相关的泰国案件中，至少有九个人在蒙巴萨面临刑事指控，他们的资产被冻结³⁰，据报道还有更多人被传讯³¹；相关案件仍在进行中。

切换货源

几个月后，欧海强再次联系EIA，称有一批来自尼日利亚的象牙可以提供；他们肯定已经卖掉了从彭巴走私来的那批象牙。在10月看货时，欧海强曾透露他计划把货源从东非转向尼日利亚，他说，他需要向那个地区的联系人转移250万元人民币（36.5万美元），以便在该地区开始收集新一批象牙。

运作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贩运东非（非洲草原象）象牙的盈利能力不断下降。据水东团伙介绍，来自西非（非洲森林象）的“黄料”在中国平均可以卖到6000元人民币（合900美元），而最优质的“白料”，即非洲草原象象牙，平均可以卖到5000元人民币（合750美元）。

据走私者介绍，四年前，每公斤象牙“白料”可以卖到1万元人民币（合1500美元）；尽管仍然有利可图，但是到了2015年年初，价格已降至7000元人民币（合1000美元）。

尽管实地的采购和物流成本大致相似——2016年6月，尼日利亚的提单价为每公斤340美元，而莫桑比克的提单价为每公斤300美元——但该团伙未能压低东非的供应价格，于是欧海强把目光投向尼日利亚。到了2017年年初，尼日利亚的提单价已降至每公斤300美元。

由于他们之前活跃的坦桑尼亚的货源地区加强了执法努力，高调逮捕了一些中国公民并对其提起公诉，尼日利亚的执法不力和腐败是切换货源的另一个原因。在谈到坦桑尼亚发生的事件时，欧海强表示：“在东非，只有在莫桑比克还能运出这些东西；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西非很容易。”

为了从尼日利亚走私出境，欧海强与两名落户拉各斯的福建人建立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其中一个人的主要业务是从非洲出口花梨木，这为象牙走私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掩护。欧海强解释说，除了

“黄料……价格要高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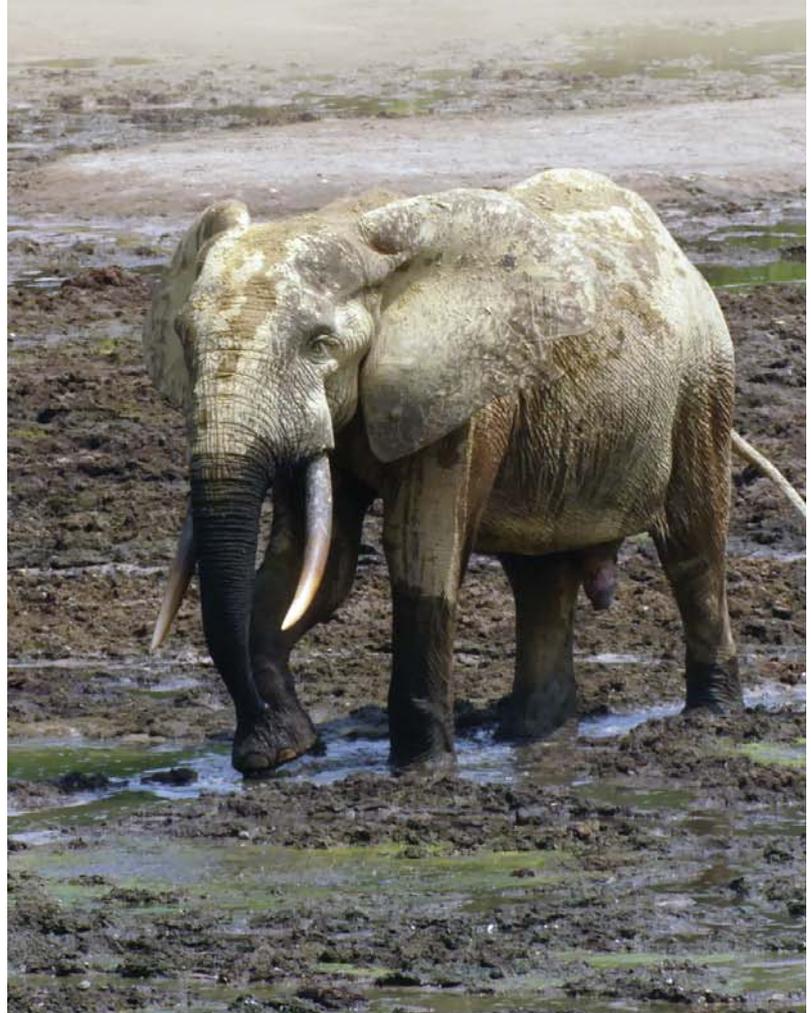
水东团伙几次提到来自西非和中非的象牙“黄料”，称这种象牙在中国可以卖到每公斤近1000美元。这比来自东非和南部非洲的象牙“白料”的价格高出近150美元。

商贩们对这两类象牙作了明确区分，描述了象牙“黄料”的不同颜色和形状，及其在非洲的来源。这种象牙最有可能来自森林象，这种大象只栖息在西非和中非的热带雨林。

尼日利亚和喀麦隆据称是可以获得森林象象牙的两个国家。两国都经历了大象数量暴跌^{32,33} 因此这种象牙很可能正从邻近的中非共和国、加蓬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森林象种群获得。

森林象的数量远远少于东非和南部非洲的更为闻名的草原象。³⁴ 对于已经面临不断丧失热带雨林这一威胁的森林象，象牙贸易的任何增加都会对这一物种的生存产生显著冲击。³⁵

这个犯罪网络以及相关的犯罪网络在西非和中非的活动，对这一物种构成直接威胁。





© Getty Images

顶图：

因为草原大象象牙在中国的价格下降了，走私者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森林象的象牙，也被称为“黄牙”。为了说服EIA调查员跟他们合作投资他们的新走私行动，谢兴帮将上面的图片发给EIA。图片里的象牙是水东商贩在尼日利亚收集的黄牙。

上图：

尼日利亚拉各斯港口

拥有一个贮木场外，这个人还能使用一个仓储设施，在那里可以安全存放象牙。

欧海强声称同拉各斯港的海关人员建立了良好的财务关系；一旦象牙准备好发运，腐败的海关官员会来称重，收取每公斤30美元的费用，以确保集装箱不被检查。

作为他的尼日利亚生意的一部分，欧海强还聘请王康文为合伙人。围绕从彭巴发运的那批象牙在釜山遇到的问题，欧

海强正与香港商人南哥发生纠纷。欧海强声称，南哥在付给韩国货运代理的好处费上骗了他100万元人民币（合14.5万美元）。欧海强和王康文将联手为尼日利亚那批货投资50%，另一半由福建同伙投资。谢兴帮并没有参与，因为他的联系人和供应商局限于东非；然而，他在彭巴那批货上发挥的作用，使他得到45万元人民币（6.5万美元）服务费。

除了象牙，欧海强还计划扩大他的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做穿山甲鳞片生意，利用这种世界上被贩运最多的哺乳动物开辟一个有利可图的副业。

欧海强在尼日利亚的新生意很快全面展开；2017年2月中旬，他向EIA发送了在拉各斯收集到的整根象牙的照片。不久，王康文被派往尼日利亚检查这批象牙，到了次月，隐藏在花生下的大约3吨象牙和穿山甲鳞片已完成装箱，准备发往水东。

如何走私象牙 - 从水东团伙了解到的方法

水东团伙的成功来自于风险管理和适应市场相结合。水东的一些其他居民从事过象牙贸易，而这个团伙在从老年亲属手上继承生意后，依靠家族关系和信任。他们利用各种可行的方法，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他们的水东老窝从未有过任何执法行动；这些方法包括：

“商品”采购

象牙走私贩需要选择一个找得到大象、并且可以偷猎的地区。从逻辑上说，这意味着应该聚焦于拥有大象种群的国家，比如拥有非洲最大大象种群的博茨瓦纳。³⁶ 然而，博茨瓦纳遭遇相对较少的大象偷猎，而且一直没有被该团伙视为目标。这是由于第二个关键因素——从事非法生意的便利性。博茨瓦纳具有相对良好的治理，是非洲最清廉的国家之一。³⁷ 相反，水东团伙倾向于在法治薄弱的国家寻觅货源。尽管只有9600头大象，³⁸ 但莫桑比克对该团伙具有吸引力，因为它是非洲最腐败的国家之一。³⁹

供应链管理

把非法货物的供应运送到世界各地，要求有一条安全的路线，沿途有信得过的同伙进行操作。水东团伙称其为“拥有线路”。如果一条路线被执法行动切断，行动将被打乱，需要营造新的关系网。该团伙用于彭巴那批货的运输路线仍未被切断，沿途各关键点都有串通的货运代理帮忙，因此具有零次被拦截的干净记录。

专业分工

水东团伙专注于非法象牙供应链的一个环节——从非洲走私未加工的整根象牙，供应中国境内的批发市场。这么做有很多优势。它是供应链上最有利可图的一环；整根象牙加价幅度最大的那一刻，发生在它被转移到中国内地的时候。与那些经营雕刻工厂或零售店的人相比，只需要对可以信任的常规买家做批发生意，走私团伙可以低调地完成交易。中国近年规模最大的象牙查获之一，导致一名福建商人被提起公诉，此人拥有一家向中国政府注册的象牙雕刻公司和零售店。他试图推动业务多元化，从多个非洲国家直接采购象牙，结果就被抓住。在走私整根象牙方面缺乏操作诀窍，再加上积极主动的执法行动，使他被判15年徒刑。⁴⁰

分散风险

水东走私者个人极少承担一批象牙货物的全部风险。相反，他们会物色投资者，以便在象牙被截获的情况下减轻损失。大部分货物的所得要分给两、三个投资方。尽管一次查获可能导致收入损失，但这通常只是一种暂时的挫折，因为损失得到了分担。这种投资模式还为资金的快速回收创造了条件，一批货成功运抵目的地后，它的一部分利润被迅速投入另一批货，从而使循环得以延续。

避免直接接触

水东团伙通常避免与象牙直接接触，宁可付钱给当地人，由其完成收集、整理和存放象牙的脏活。一个例外是贩运者要在发货前检查象牙，但这是在严密控制的条件下进行的。在非洲国家成功起诉中国公民贩运象牙的大部分案件中，案犯都是在实际占有象牙的状态下被抓获的；2013年，三名中国公民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被捕，当时他们在一所住宅包装1.8吨象牙。⁴¹ 其中两人被判处30年监禁。



资深的象牙贩运者谢英爵在水东里铺仔的豪宅。谢英爵曾经落户坦桑尼亚，然后退休，把关系传给他侄儿谢兴帮。

2016年从莫桑比克彭巴贩运到中国水东的一批重2.3吨象牙的贩运路线

路线

- 1 从莫桑比克彭巴出发通过海运运到韩国釜山从东非、非洲南部各地收集的象牙，包括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

成本及付款方式

每公斤未加工象牙200美元

每公斤未加工象牙加上货物提单（包括物流费用）300美元，3吨象牙的总成本为90万美元

集装箱“填充料”（塑料颗粒）：
7500-10000美元

彭巴
莫桑比克

1



路线

2 通过海运运到香港

成本及付款方式

货运代理的费用：45万美元

走私不同货品有不同成本：

- 安排穿山甲片清关：每公斤45美元
- 安排象牙清关：每公斤145美元

在韩国安排转货的贿赂：1500美元

更换货物提单：1500-3000美元

路线

4 通过陆运往南运到水东

位置

5 存放在中国水东的一所房子里

成本及付款方式

批发价：每公斤720美元，总价格216万美元

零售价格比原价提高了260%

路线

3 通过海运运到上海

成本及付款方式

货运代理费用：750美元

韩国

釜山

中国

上海

香港

水东

建议

中国政府：

- 进行有针对性、专门的跨部门联合调查，侦破并切断在水东从事非法象牙贸易的网络团伙以及福建省莆田市等地区的关联团伙与买家。
- 充分利用各种相关税务、反洗钱、反腐败及有组织性犯罪的法律法规，搜集各类证据以扣押非法所得资产以及进行刑事起诉。
- 针对在本报告中所提到的来源国家、过境国家实施犯罪的中国公民，协力主导各类情报为主导的执法行动。
- 贯彻履行2017年第前终止象牙贸易、加工行为的承诺。大力宣传该规定并检控违反禁令的任何个人或单位。明确澄清可能潜在的‘文物’漏洞，如果有必要，修改相关规定。
- 为限制犯罪集团的收入渠道，终止现有的穿山甲片合法收购配额制度，充分实施关于穿山甲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的措施。

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政府：

- 调查本报告中所提到的各类犯罪行为，与中国主管部门交换情报信息。
- 在出境口岸严厉打击走私行为：审查现行的程序、加强执法能力、加强检测方法、采取反腐败措施。

本报所提到的所有国家政府：

- 充分利用现有的国际平台如打击野生动物犯罪国际联盟（ICCWC）、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USFWS）、联合国打击跨国组织犯罪公约（UNTOC）、联合国反腐败公约（UNCAC），并及时与其他国家分享情报及统筹执法措施
- 调查并检控参与野生动物贸易的货运代理。

运输行业（包括航运代理、物流公司以及空运公司）

- 就有关隐藏方法及走私路线等因素，重新审查风险评估、特征分析的程序。如果有必要，更新这些程序。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缔约国：

- 在《国家象牙行动计划》程序之下，认定莫桑比克和尼日利亚是‘一级主要关注国家’，为了打击非法象牙贸易，呼吁这些国家要以有时间限定的方式实施行动（包括上述行动）。

参考文献

1. UNEP, CITES, IUCN, TRAFFIC. 2013. Elephants in the Dust – The African Elephant Crisis. A Rapid Response Assessment.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GRID-Arendal.
2.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cember 29, 2016. Notification from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regarding the orderly cessation of commercial processing and sale of elephant ivory and the parts thereof. [In Chinese: unofficial translation available at eia-international.org/china-ivory-ban-a-big-win-for-elephants-if-done-properly].
3. CITES. March 31, 2017. China moves ahead with its closure of domestic ivory market as witnessed by the CITES Secretary General. Available from: cites.org/eng/China_moves_ahead_with_its_closure_of_domestic_ivory_market_as_witnessed_by_CITES_Secretary_General_31032017 [Accessed May 23, 2017].
4. EIA. 2014. Vanishing Point: Criminality, Corruption and the Devastation of Tanzania's Elephants. EIA, London, UK.
5. Chase, M.J., Schlossberg, S., Griffin, C.R., Bouché, P.J.C., Djene, S.W., Elkan, P.W., Ferreira, S., Grossman, F., Kohi, E.M., Landen, K., Omondi, P., Peltier, A., Selier, S.A.J. & Sutcliffe, R. 2016. Continent-wide survey reveals massive decline in African savannah elephants. *PeerJ* 4:e2354 <https://doi.org/10.7717/peerj.2354>.
6. CITES. 2016. National Ivory Action Plans Process. CITES SC67 Doc.13 Available from: 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eng/com/sc/67/E-SC67-13.pdf [Accessed May 30, 2017].
7. EIA. 2014. Vanishing Point: Criminality, Corruption and the Devastation of Tanzania's Elephants. EIA, London, UK.
8. EIA. 2014. Vanishing Point: Criminality, Corruption and the Devastation of Tanzania's Elephants. EIA, London, UK.
9. EIA. 2014. Vanishing Point: Criminality, Corruption and the Devastation of Tanzania's Elephants. EIA, London, UK.
10. EIA. 2014. Vanishing Point: Criminality, Corruption and the Devastation of Tanzania's Elephants. EIA, London, UK.
11. Wasser, S.K., Brown, L., Mailand, C., Mondol, S., Clark, W., Laurie, C. & Weir, B.S. 2015. Genetic assignment of large seizures of elephant ivory reveals Africa's major poaching hotspots. *Science* 349: 84-87.
12. Chase, M.J. et al. 2016. Continent-wide survey reveals massive decline in African savannah elephants. *PeerJ* 4:2354 doi.org/10.7717/peerj.2354.
13. Chase, M.J. et al. 2016. Continent-wide survey reveals massive decline in African savannah elephants. *PeerJ* 4:2354 doi.org/10.7717/peerj.2354.
14. Chase, M.J. et al. 2016. Continent-wide survey reveals massive decline in African savannah elephants. *PeerJ* 4:2354 doi.org/10.7717/peerj.2354.
15. Wasser et al. 2015. Genetic assignment of large seizures of elephant ivory reveals Africa's major poaching hotspots. *Science* 349: 84-87.
16. UNESCO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 Poaching puts Tanzania's Selous Game Reserve on List of World Heritage in Danger. June 2014. Available from: whc.unesco.org/en/news/1150/ [Accessed May 23, 2017].
17. CITES. 2016. Report on monitoring the illegal killing of elephants (MIKE). CITES CoP17 Doc. 57.5. Available from: 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eng/cop/17/WorkingDocs/E-CoP17-57-05.pdf [Accessed May 25, 2017].
18. Freeland. Congo ivory cartel cracked. September 16, 2016. Available from: www.freeland.org/press-releases/congo-ivory-cartel-cracked/ [Accessed May 28, 2017].
19. Freeland. Congo ivory cartel cracked. September 16, 2016. Available from: www.freeland.org/press-releases/congo-ivory-cartel-cracked/ [Accessed May 28, 2017].
20. EIA. 2014. Vanishing Point: Criminality, Corruption and the Devastation of Tanzania's Elephants. EIA, London, UK.
21. EIA. 2014. Vanishing Point: Criminality, Corruption and the Devastation of Tanzania's Elephants. EIA, London, UK.
22. EIA. The tangled routes of global elephant ivory trafficking. May 3, 2016. Available from: eia-international.org/tangled-routes-global-elephant-ivory-traffic/ [Accessed May 31, 2017].
23. TALFF [Togo Application de la Loi sur la Faune et la Flore]. 2015. Deux trafiquants d'ivoire condamnés à 24 mois de prison et 25 millions de FCFA. (in French, available from: talff-enforcement.org/2015/fr/actualite/97-togo-deux-trafiquants-d-ivoire-condamnes-a-24-mois-de-prison-et-25-millions-de-fcfa. Alamou named as shipping agent in Christy, B. for National Geographic. On Trail of Largest African Ivory Seizure in 25 Years, Locating Suspected Kingpin in Vietnam. November 09, 2014. Available from: [news.nationalgeographic.com/news/2014/06/140603-ivory-traffic-togo-lome-laga-world/](http://news.nationalgeographic.com/news/2014/06/140603-ivory-traffic/) [Accessed May 25, 2017].
24. Krishnasamy, K. 2016. Malaysia's invisible ivory channel: An assessment of ivory seizures involving Malaysia from January 2003-May 2014. TRAFFIC, South-East Asia Regional Office,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25. EIA ivory seizure database.
26. Agri Food & Veterin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AVA). Singapore crushed 7.9 tonnes of seized elephant ivory. June 13, 2016. Available from: www.ava.gov.sg/docs/default-source/default-document-library/press-release_singapore-crushed-7-9-tonnes-of-seized-ivory.pdf [Accessed May 25, 2017].
27. Based on sanctions reported in Agri Food & Veterin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AVA). Singapore crushed 7.9 tonnes of seized elephant ivory. June 13, 2016. Available from: www.ava.gov.sg/docs/default-source/default-document-library/press-release_singapore-crushed-7-9-tonnes-of-seized-ivory.pdf [Accessed May 25, 2017].
28. Based on sanctions reported in Agri Food & Veterin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AVA). Singapore crushed 7.9 tonnes of seized elephant ivory. June 13, 2016. Available from: www.ava.gov.sg/docs/default-source/default-document-library/press-release_singapore-crushed-7-9-tonnes-of-seized-ivory.pdf [Accessed May 25, 2017].
29. Wildlife and Judicial Prosecutorial Assistance: Training Series (Tanzania). Theme: Strengthening legal mechanisms to combat wildlife crime. 24 to 26 May 2016. Available from: www.awf.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Resources/Books%20and%20Papers/BAGAMOYO%20WORKSHOP%20PROCEEDINGS%20DRAFT%201.pdf [Accessed May 25, 2017].
30. Wildlife and Judicial Prosecutorial Assistance: Training Series (Tanzania). Theme: Strengthening legal mechanisms to combat wildlife crime. 24 to 26 May 2016. Available from: www.awf.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Resources/Books%20and%20Papers/BAGAMOYO%20WORKSHOP%20PROCEEDINGS%20DRAFT%201.pdf [Accessed May 30, 2017].
31. The Star. Six more face charges over Thailand ivory. March 27, 2015 and Business Daily. Ivory haul suspects released on DPP's application, July 1, 2015.
32. For elephant population estimates in Nigeria and Cameroon up to December 31, 2013 see: Elephant Database, IUCN/SSC African Elephant Specialist Group. Available from: elephantdatabase.org [Accessed May, 23 2017].
33. For 2014 elephant population estimates of Savannah Elephants in Cameroon see: Chase, M.J. et al. 2016. Continent-wide survey reveals massive decline in African savannah elephants. *PeerJ* 4:2354 doi.org/10.7717/peerj.2354.
34. Maisels, F., Strindberg, S., Blake, S., Wittemyer, G., Hart, J., Williamson, E.A. et al. 2013. Devastating Decline of Forest Elephants in Central Africa. *PLoS ONE* 8(3): e59469.
35. Turkalo, A. K., Wrege, P. H. & Wittemyer, G. 2017. Slow intrinsic growth rate in forest elephants indicates recovery from poaching will require decades. *J Appl Ecol* 54: 153-159.
36. Chase, M.J. et al. 2016. Continent-wide survey reveals massive decline in African savannah elephants. *PeerJ* 4:2354 doi.org/10.7717/peerj.2354.
37.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6; ranked 35 out of 176 countries. Available from: 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corruption_perceptions_index_2016. [Accessed May 30, 2017].
38. Chase, M.J. et al. 2016. Continent-wide survey reveals massive decline in African savannah elephants. *PeerJ* 4:2354 doi.org/10.7717/peerj.2354.
39.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6; ranked 142 out of 176 countries. Available from: 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corruption_perceptions_index_2016. [Accessed May 30, 2017].
40. EIA. 2014. In Cold Blood: Combatting organised wildlife crime. EIA, London, UK, and references therein.
41. EIA. 2014. Vanishing Point: Criminality, Corruption and the Devastation of Tanzania's Elephants. EIA, London, UK.

2012年在莫桑比克尼亚萨保护区的一群草原象。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 (EIA)

EIA - LONDON

62/63 Upper Street

London N1 0NY, UK

电话 +44 (0) 20 7354 7960

邮箱 ukinfo@eia-international.org

www.eia-international.org



EIA - WASHINGTON, DC

PO Box 53343

Washington, DC 20009 USA

电话 +1 202 483-6621

传真 +1 202 986-8626

邮箱 info@eia-global.org

www.eia-global.org